



Trinity Saint David

Student Name: Xue Chunyuan (薛淳元)	
Module Code: SICH5004 Module title: The Governing Principles of Ancient China: Selected Readings in the Book of Poetry and Book of History	Student number: 1803718
For completion by marker: Comments:	
Marker's signature:	Date:

淺談《群書治要》中《詩經》的美群臣之詩

字數：3456

一、前言

《群書治要》一書成書於唐代貞觀五年，是唐代著名大臣魏徵及虞世南、褚遂良等一眾大臣，奉命於唐太宗將中國「上至五帝，下盡晉年」¹的自六經到諸子百家的各家著作全部匯總濃縮，呈至太宗。以方便唐太宗能於百忙之中，抽出時間學習古人的精神以及吸取當中的經驗，並依經典將其落實於生活各處來應對不同方面的問題。而《詩經》作為傳統「六經」之一，自然也被選入其中。本文將於《群書治要》的角度來淺談其中所收錄的《詩經》當中讚美臣子的詩篇，淺解文本及背景，並從中試著探討其收錄的用意，並試著結合現實談論其意義。

二、詩篇選擇

孔子曾言道：「小子何莫學夫詩！詩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：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²從中便能看出《詩經》的功能並非單一，上到朝野事君，下到居家盡孝，乃至作為名物常識，認知草木鳥獸，都能用到《詩經》。孔子更是教誨其子：「不學《詩》，無以言。」³可見《詩經》的重要性。而本文主要由《群書治要》的角度，選取了《詩經》當中三篇讚美臣子的詩篇，分別為〈國風·召南·甘棠〉、〈周頌·有客〉、〈周頌·敬之〉，儘管於《群書治要》中此三篇詩並未全文收錄，但本文仍會淺釋文本，並試著探明《群書治要》中所選語句的用意及作用。

三、甘棠遺愛

首選的第一篇是出自《詩經》國風召南的〈甘棠〉，其原文如下：

¹（唐）魏徵 虞世南 褚遂良 等：《群書治要考譯》（北京：團結出版社，2011年5月），頁20。

²（宋）朱熹：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10月），頁178。

³（宋）朱熹：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73。

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，召伯所茇。

蔽芾甘棠，勿剪勿敗，召伯所憩。

蔽芾甘棠，勿剪勿拜，召伯所說。⁴

詩序總評為：「美邵伯也。邵伯之教，明於南國。」⁵從詩序及原文當中便可得知，此詩篇是作者讚美召伯而作。儘管有學者曾認為此處所指的召伯應當是召公姬奭，但是這裏所指的召伯並非召公姬奭而應當為邵穆公虎。屈萬里先生於《詩經詮釋》中提到：「召伯，邵穆公虎也。早期經籍，於召伯虎或稱公，而絕無召公奭稱伯者。」⁶由此可知古時傳統階級為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」然而「公」可能會作為對於男子的尊稱而稱呼為「某公」，但絕無可能將召公奭稱呼「召伯」，如此稱呼唯有官爵。因此便能得知此處所指召伯必然不是召公姬奭。隨後屈老師又舉例：「召伯之稱，又見於小雅黍苗、及大雅崧蒿，皆謂召虎；而大雅江漢之篇於虎則曰召虎，於奭則曰召公，區別甚明。」⁷由此便能清晰區分「召伯」與「召公」實際為兩人。而此篇文中所稱讚的臣子當為邵穆公虎。

明確詩中所稱讚的臣子，之後便可以理解文本。從文章整體結構來看共有三章，其文義大致相同，只是在個別用詞上有所區別。首先可見三段開頭皆是「蔽芾甘棠」此處「甘棠」便是指棠梨樹，而「蔽芾」則是指樹木茂盛的樣子。之後分別用「勿伐」、「勿敗」、「勿拜」，三個詞語來表示作者希望保護這棵樹指不要砍伐、毀壞、拔起。而這三章的最後一段則分別用「所茇」、「勿憩」、「勿說」，分別表達的意思為這是召伯居住的草舍，那是他曾經休息的地方，那是他曾經停駐的地方。由此可知文章的文體並不複雜，大致表達了作者對於召公虎的懷念，儘管其人已經離開此地，但他曾經所居住、休息、停駐的地方仍然使得人民對這棵甘棠樹產生了「愛屋及烏」的情愫。

而《群書治要》中所選的是此詩的第一章「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，召伯所茇。」

⁴ 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（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1983年），頁28。以下所引《禮記》原文皆出自此本，不再附註。

⁵ （唐）魏徵 虞世南 褚遂良 等：《群書治要考譯》，頁121。

⁶ 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28。

⁷ 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28。

從文中便能看出這三章的文義非常相近，表達意思也都大致相同，因此不難理解為何僅選擇第一章。而前文已經提出《群書治要》一書本是呈給唐太宗學習，因此從美群臣的詩篇可以幫助太宗辨別忠奸，從而吸取其中經驗、慧眼識人。然而此篇不僅僅是使人明了為官忠奸，同時也道出了為官一個重要的品質——廉。一般官吏上任必然會有自己辦公的場所，再不濟也能有一間房屋來辦公，而召伯身為國家官吏卻並未興師動眾為自己修建府邸，只是安於一棵樹下為百姓排憂解難，正如《尚書·無逸》篇中所講的：「君子所，其無逸。」⁸他並未考慮自身，一心只為百姓，可見其節儉愛民的美德。而正因如此引得百姓愛屋及烏，不忍傷害他曾經所憩的甘棠樹。想必也是魏徵等人希望太宗能夠以此自警，身處上位而不貪圖自身享受，仍然心懷百姓，不計自身勞苦，以上大致是這首詩希望表達的含義。

四、有客來朝

本文所選的第二首詩是出自《詩經》周頌的〈有客〉，其原文如下：

有客有客，亦白其馬。有萋有且，敦琢其旅。

有客宿宿，有客信信。言授之縶，以繫其馬。

薄言追之，左右綏之。既有淫威，降福孔夷。

詩序總評此詩為：「有客，微子來見祖廟也。」⁹由此便能得知，詩句中所講的「有客」便是指微子，而整首詩篇所要稱讚的臣子也正是微子。裴普賢先生於《詩經評註讀本》中注「客」字解釋為：「指微子。周滅商，封微子於宋，以祀其先王，而以客禮待之。」¹⁰《群書治要》中也在詩序後面注道：「微子代殷後，既受命來朝見之也。」¹¹因此可以得知這首詩的背景是微子在三監之亂後奉成王之命，封在宋國以繼續祭祀商朝先祖。而這首詩所講的則是微子前來受命，朝見並祭祀周家祖廟。

⁸（唐）魏徵 虞世南 褚遂良 等：《群書治要考譯》，頁 96。

⁹（唐）魏徵 虞世南 褚遂良 等：《群書治要考譯》，頁 168。

¹⁰ 裴普賢：《詩經評註讀本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，1983 年），頁 789。

¹¹（唐）魏徵 虞世南 褚遂良 等：《群書治要考譯》，頁 168。

文本方面可以看出此詩也是分成了三章。第一段開篇講到有客人前來，駕著一匹白馬。其後的「有萋有且」做形容詞，「萋」字《說文》解釋為：「艸盛」¹²「且」於《王力古漢語字典》中解為：「多的樣子。詩大雅韓奕：『籩豆有且。』鄭箋：『且，多貌。』」¹³於《詩經評註讀本》中解為：「有萋有且：即萋然且然，以狀從者之盛多。」¹⁴綜上所述可以得知，微子必然不是一人前來，而有攜帶大量的家臣一同前來祭祀，場景非常壯盛。而「敦琢」在此便是「追琢」的意思，意為精選，《詩經詮釋》中註為：「敦琢，即大雅棫樸之追琢，雕琢也；引申為精選之意。」¹⁵可見哪怕是微子帶來的隨眾也是經過篩選的，可見其莊重。即便是商朝戰敗後的遺臣，也沒有衣衫襤褸前來，展現了他們的尊嚴。然而由於《群書治要》中並未收錄後面的章句，因此本文不作過多的解釋，僅是詳細解釋第一章，簡單概括後文。而後文中周朝也充分的展現了他們的待客之道，客人大致住了五天左右的時間，周朝也都很體貼的招待了他們，並且客人走後依舊挽留回來，氣氛一片和樂安詳。

這首詩於《群書治要》中所選的章節僅僅只有開頭的第一句：「有客有客，亦白其馬。」由於對於《群書治要》的註解少之又少，並未找到選擇段落的原因，唯有自行推斷。本文將這一首詩是歸為讚美臣子的，而描寫微子的主要就是第一章，後面的章節更多是描寫周朝如何招待微子，因此推斷魏徵等人選擇時也是主要想表達讚美臣子的含義。那從《群書治要》中來看唯有詩序和這一句而已，詩序有點出微子在代表殷的遺民前來祭祀，首先能夠看到微子順乎天理，其次作為臣子他也曾有盡到本分勸諫過商紂王，只是紂王並未聽從。於《史記·宋微子世家》中提到：「紂既立，不明，淫亂於政，微子數諫，紂不聽。」¹⁶因此他已經盡到了作為臣子的本分，而朝代的更迭則只能順乎天理。另一方面，他作為臣子，看著自己的國家滅亡自然多少會有傷感，但是他並未失去禮節想要報復造反，仍

¹²（清）段玉裁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15年），頁38。

¹³王力：《王力古漢語字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年6月），頁3。

¹⁴裴普賢：《詩經評註讀本》，頁789。

¹⁵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580。

¹⁶〔西漢〕司馬遷：《新譯史記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2008年），頁1849。

然前來祭祀周家祖先。而唯一所選一句「亦白其馬」，魏徵等人註解為「殷尚白也」¹⁷。可以得知其作為臣子，儘管國家已經被替代，他依然以一種方式表示自己的身份，他並沒有忘本，依然在盡忠。而對於唐太宗而言，一方面可以從中明白忠臣的體現，另一方面同時也是在提醒上位者需要有肚量，能夠任用前朝的賢人而並非趕盡殺絕。或許這便是魏徵等人希望表達的含義。

五、敬天知命

〈敬之〉一詩與上一篇〈有客〉相同，都出自《詩經》的周頌，其原文如下：

敬之敬之，天維顯思，命不易哉。

無曰高高在上，陟降厥士，日監在茲。

維予小子，不聰敬止。

日就月將，學有緝熙于光明。

佛時仔肩，示我顯德行。

這一篇的詩序總結為：「群臣進戒嗣王也。」¹⁸從嗣王一詞便能夠得知，是年紀小的皇帝，因此是群臣進戒而不是進諫。至於進戒的是誰也不難推測，《史記·周本紀》中有記到：「成王少，周初定天下，周公恐諸侯畔周，公乃攝行政當國。」¹⁹而這首詩應當就是成王年幼初繼位不久，群臣進戒成王的一個場景。

文本方面這首詩篇共有五章，《群書治要》當中收錄了前兩章，開篇就說到「敬之敬之」，重複兩次足以看出大臣們的懇切，要恭敬啊。「天維顯思」則是指出了需要恭敬的對象，此處的「維」與「思」字皆是虛詞，所以就是「天顯」表意，意思指天道的顯明、顯赫。「命不易哉」指出了天命不易保留，這一章中用到很多的感歎詞，可見臣子進戒的苦口婆心，提醒嗣王保住天命是很不容易的。第二章繼續提到「無曰高高在上」依然接續前文所說的「天」，不可認為天

¹⁷（唐）魏徵 虞世南 褚遂良 等撰：《群書治要考譯》，頁 168。

¹⁸（唐）魏徵 虞世南 褚遂良 等撰：《群書治要考譯》，頁 168。

¹⁹（西漢）司馬遷：《史記今註》（台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79 年），頁 119。

高高在上不知道我們人的所作所為。之後「陟降厥士，日監在茲」則是更加細微的描述了天道對於人的省察。「陟」字於《說文》中解為：「登也。」²⁰這裡引申為「升」的意思。「士」字在此處通「事」，而不是指士大夫。因此意思就是指上天上下往來省察我們所做的事，「日監在茲」則是指每天如此，無時無刻不在監督與督促。而後文《群書治要》中並未收錄，此處僅是簡單解釋。其後的文義大致為：那之後我們晚輩豈敢不恭敬？每天都要有進步持續邁向光明。而我們的責任重大請上天指示我的顯明自己的德行。以上是對於文本的簡單解析。

於《群書治要》中，這首詩只是收錄了前兩章，僅從文中便不難看出大臣們進戒時的懇切，體現了臣子們的恪盡職守，心懷國家。他們告誡嗣王並非無人約束，有天在看著他的所作所為。就如同商朝末期的好逸惡勞，最後導致天命的轉移。詩篇中也是指出了保留天命的不易，稍有不慎便會離去，以此來提醒成王君子慎獨。如同《中庸》所言的：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」²¹縱然是一人獨處，上天依然在來回省察。而以此篇呈給唐太宗，一者讚美了群臣的直言進戒，體現了忠臣的義；同時也是告誡太宗皇帝，縱使貴為天子，也不能肆意妄為，有天在時刻省察，稍有不慎則天命難以保留。魏徵等人也是通過這首詩來提醒太宗謹小慎微，不敢放逸。

六、結語

通過體會《群書治要》中所選的這三首詩的片段，不難感受到魏徵等人所希望通過這些讚美群臣的詩篇，為唐太宗起到一警示的作用。一者幫助太宗辨別忠奸，認識如何才是忠臣，另一方面也是體會在上位的人所需要擁有的一些心態，以此幫助太宗在面對不同情況時更好的治理國家。

²⁰ （清）段玉裁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15年），頁739。

²¹ （宋）朱熹：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7。

主要參考文獻

(一) 古籍專書

1. 〔西漢〕司馬遷，《新譯史記》，台北：三民書局，2008 年。
2. 〔西漢〕司馬遷，《史記今註》，台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79 年。
3. 〔唐〕魏徵 虞世南 褚遂良 等，《群書治要考譯》，北京：團結出版社，2011 年 5 月。
4. 〔宋〕朱熹，《四書章句集註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 年 10 月。
5. 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臺北：洪葉文化出版社，2016 年。

(二) 現代專書

1. 王力，《王力古漢語字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出版社，2014 年 1 月。
2. 裴普賢，《詩經評註讀本》，臺北：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，1983 年。
3. 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新北：聊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1983 年。